

京西文化产业浅思考

梅伟

产业文化是一项极具前景的文化,同时更是极具经济价值的文化,关键是它的经济性。也就是说,文化产业可以为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京西文化的地域

京西文化首先要限定京西文化的地域。地域限定了,才能对京西文化有客观的思考。笔者认为,京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几十年前,京西一般指阜成门以西的广阔地域,但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的京西,似乎应指包括石景山区以西的地域,主要应以门头沟区为重要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域互相比邻,居民的生活习俗相近,文化观念相近,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比如太平鼓就是两区群众的共同爱好。所以,京西地域的限定,首先为京西文化产业的研究和思考提供了基础。

京西文化的组成

京西地域比较广阔,文化蕴藏非常深厚,许多的文化现象(包括民俗、景物)源远流长,极富京西文化特色。

千百年来,由于历史的积淀,京西文化内容丰富,上至一万年前的西胡林文化,下至现在的当代文化,包括了各宗教文化、煤业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以及今人创作的当代文化,等等,其中的文学艺术作品,可谓琳琅满目。宗教文化,京西有以潭柘寺为代表的千年古寺,戒台寺、妙峰山娘娘庙、法海寺等,形成了京西特有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则有以太平鼓为代表的秧歌会、五虎会、少林会、石锁会等各种会档。红色文化则以北京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门头沟田庄村)为代表的共产党组织。当代文化,目前已经涌现了文学、书画、诗歌等许多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多部长中短篇小说,为京西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京西文化的发掘

2003年9月,文化部制定下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2004年,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界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所以,中国对文化产业的界定是文化娱乐的集合,区别于国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事业。

那么,什么是文化产业呢?文化产业这一术语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最初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它的英语名称为Culture Industry,可以译为文化工业,也可以译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影响了人们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看待文化产业有不同的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从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角度进行界定。

面对京西文化如此的繁荣景象,笔者认为,可以对其进行深入挖掘,使其转化、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而京西的文化已经实实在在地为转化和提供精神产品奠定了基础。

京西文化的作用

今天,由于文化传播手段的多样性,京西文化

最突出的作用就是可以为当地的经济做出贡献,而且可能是极大的贡献。

文化产业对经济做出贡献的例子极多。我们看一下近年美国、英国和中国文化产业GDP的贡献率:美国为25%,英国为11%,中国为2.6%,这说明中国文化产业贡献率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再举一个例子:2012年1月至10月底,国产故事片已经生产了638部,电影的票房收入达到了132.72亿元。至于琼瑶的小说、金庸的小说、海岩的小说、六六的小说,如《蜗居》《双面胶》《王贵与安娜》,还有《来不及说我爱你》《倾世皇妃》《步步惊心》《千山暮雪》《假期如梦》《梦里花落知多少》《会有天使替我爱你》《钱多多嫁人记》都被拍摄成电视剧,为大众所喜爱而争相观看,其中的经济效益显而易见。

文化产业不但具有经济效益,还有可以带动当地的旅游业,而旅游业又可以带动经济效益的再度提升,同时扩大了对当地的宣传,使其知名度大大提升。再举几个例子:前几年,一部《非诚勿扰》的电影,使日本北海道成为中国人的旅游胜地,以致令北海道的市长专门感谢冯小刚,并热情邀请他去北海道旅游。第二个例子:一部《乔家大院》电视剧的播出,带动了国内旅游者纷纷前往山西,同样带动了乔家大院的旅游热。如果没有《乔家大院》这部电视剧,又会有人去那里旅游呢?再以《非诚勿扰》为例,由于该片在海南石梅湾艾美度假酒店拍摄,许多旅游者去海南旅游,都选择这家酒店住宿,其实这家酒店很一般,不是特别高级的酒店,之所以有此效果,不都是葛优和舒淇的功劳吗?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那么,京西有没有可以挖掘的“京西文化”而使其转化为文化产业呢?笔者认为有的,并且题材很多,而转化的重任就放到了作者的肩上了。

此文只是对文化产业提出粗浅的“建议”,其主旨是抛砖引玉,引出有识之士的更多高见。

京西方言中几个词语辨析

赵永高

乘坐929路公共汽车,听到车上录音报站说:“下一站石古岩,有在石古岩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这令人听着别扭,哪有“石古岩”这个站呢?应该叫“石古nié”。怀着对京西方言传承的正误问题,于是写了这篇《京西方言中几个词语辨析》一文。

一、石古岩

石古岩,又分为东西两个石古岩村,地处王平镇。本地人世世代代称“石古岩”的“岩”字为nǐ é。常跑山里的城里人也大都知道该村叫“石古岩(nǐ é)”。那么,这个nǐ é字怎样写呢?有人试图用“嶙nǐ é”字表示,而由它组成的“嶙嶙”(dǐ é nǐ é)是形容山高,不能表达该村名的原意。该村名原意是什么呢?据《王平镇》一书载,石古岩村的由来“明代成村,称石骨崖,因村周围山下多石窟,雨季常流水,曾称石窟寨村,后改称今名。”清光绪《顺天府志》载:“迤王平村北,又东北流三里迤色树坟北,又东南流三里迤石空眼北……”其“石空眼”当为今东石古岩。另外,《宛署杂记》载:“石窟山,在县西九十里,山临浑河,壁立千仞,一径上通,仅可容足,俯视河水,最为险阻。有一石窟,名般若堂。”这“石窟山”说的即是此处。不管是“石骨崖”也好,“石窟窿”也罢,还是“石空眼”,都与这“石窟”有关,即山洞。而“岩”字指岩石,岩石突起的山峰,又指山中洞穴,所以应该写作“石窟岩”。为什么写“岩”而读“nǐ é”呢?京西方言的转音字。如同古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字,在诗里念“xié”,而不念“xié”,这在字典上是查不到的,因为是方言入诗,靠的是老师传授。其道理很简单,“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其中的“孩子”是南方人“鞋子”的方言,不然的话,谁会舍得用孩子去套狼呢?

二、恶峪洞

燕家村西有个深沟叫“恶峪洞”,明代京西内长城的“恶峪洞关”即此,系隆庆二年(1568)建关。以恶峪命名,早已有之,应该说不止一处。《长安客话》云:“其状甚怪,因以恶峪呼之。”明代顿锐作《恶峪行》曰:“……争奇竞秀出千岩,洞伏怒奔惊万壑!明灭烟霞互吞吐,澎湃水石相喷薄。山形虽恶中洞然,曲折盘回可寻索……”其实,恶峪山水峡谷



风光,在北方地区独具魅力。然当地人并不称其为“恶峪”,而是叫“aó峪”。这又是为何呢?方言转音。燕堂人称“恶心”叫“aó心”和称“恶峪洞”叫“恶(aó)峪洞”一样。注意,是写作“恶”而读作aó。俗语“神鬼怕aó人”,就是这“恶”字。

三、莲花坑

黄安坨是毛主席批示过的地方,那里建起了毛主席批示纪念馆,树立了毛主席像,雕刻了纪念碑,还筹建了纪念馆。大家都知道这个村是由几个自然村落构成的。一进村的那个最大的片叫“莲花青”。一般来讲,山村起名都有来历,比如“曹家片”,是曹姓先居于此;“马家铺”,是马家在此搭铺成村。这“莲花青”又有什么讲究呢?如叫“莲花坨”或“莲花洼”倒容易理解。于是,有的写作“莲花圈”(qīng),那更不好说了,“圈”乃厕所,且非燕堂常用之语。还是从“煤坑”的转音写到了答案:燕堂人称屋里的“煤坑”为“煤坑(qīng)”;称取土的地方叫“土坑(qīng)”。那“莲花坑(qīng)”应该是开始多有金莲花的一处“土坑(qīng)”。实地查看,莲花坑确实位于山包之下的一个低洼处,叫“坑”则

是再好不过了。

四、柏峪洞

柏峪村是斋堂镇的一个村落,一个村有两个柏峪洞却也有趣。一个是从黄岭西村顺沟往北,那叫柏峪洞;另一个是从燕家台东洞口顺柏峪方向的整个山沟也叫柏峪洞。洞口有著名道观通仙观。元代(公元1291年)立的《重修通仙观碑并序》曰:“上据黑(墨)云山,下瞰黑龙潭,柏谷洞出其东,龙门洞辟其西。”这里的“柏谷洞”就是“柏峪洞”。那么,为何“峪”写成“谷”呢?是写错了吗?并未写错,因古代“峪”、“谷”通用,“柏谷洞”写“谷”念“峪”。《宛署杂记》中“黑(墨)云山”条中的“下有黑龙潭、龙门洞、柏谷洞……”说的也是柏峪洞。

五、烧窑村

大村地区的房良村,有书记载曾叫“逍遥村”。逍遥者,没有什么约束,自由自在也。起名“逍遥村”,不合乎京西山村起名的惯例。京西山村名或按军事曰口曰城或按姓氏曰庄曰铺或按地形曰台曰鞍或按特点曰山曰水或按方位曰东曰西曰上曰下或按产业曰窑曰场,等等,形成了京西山村名称的来源主轴。而“逍遥”这种浪漫的名词一般不会加到村名中去的。经过调查,该村曾经烧过砖瓦,于是“烧窑村”便浮出来了。看来,是在历史传承中将“烧窑”讹传为“逍遥”了。该村老书记蔡庆山非常同意这个说法。

六、隔扇、隔山

隔扇,是指房屋内部起隔开作用的一扇一扇的木板墙,上部一般做成窗棂,糊纸或装玻璃。京西古村落很多,看隔扇是游人到山村游的一个重要看点,有的还花高价将隔扇买走。这个“隔扇”,燕堂人叫“jǐ é 扇”;“打隔扇”叫“打jǐ é 扇”。同母异父的兄弟,燕堂称之为“jǐ é 山弟兄”,其实就是“隔山弟兄”。在这里,隔扇也好,隔扇也好,还是隔山也好,写作“隔”而念作“jǐ é”,这便是燕堂方言之一。燕堂俗话“隔(jǐ é)山买老牛”、“隔(jǐ é)山行如隔(jǐ é)山”都是如此称之。

以上六例只是代表。再写牵涉京西这些地名、词语之时,就不要硬找那些生僻字了,没有的,那是方言转音。而念到这些方言地名、词语时也不要只知其音不知方言了。

看见



“人们声称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这句话说得真好,但不是柴静说的,是白岩松说的,作用是安慰柴静的,我想她真的做到了,所以才有了《看见》这本书。

《看见》是柴静10年记者生涯的一个回顾,先从娱乐部调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从第一次采访的青涩、紧张到后来的掷地有声、观点鲜明尖锐再到如今的温润、宽厚,心容海川。从中,我也看到了一个温柔的女子。从幼年时与伙伴共有的童年点滴到长大后体察生活中的炎凉冷暖,从最细密的回忆深处一直延展到对情感和生命的追问。她静静地讲述一则则故事,回顾带给她震撼的每一次看见,她做到了给人启迪却不显峥嵘,坚守原则却不固执偏颇。

“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

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这就是柴静的《看见》,那些本真而干净的文字,让我们安静,安静到“只听见青绿的细流声。”

在《看见》里,我们看见了她在“非典”肆虐的时候,亲身面对病患,把一线的消息传递给公众;看见她曾经直面社会黑暗,用不懈地追问还大众真相;看见她柔弱身躯中潜藏的巨大能量。一直以来,她都以最坚定的信念,在做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柴静说,不是新闻选择了她,而是她选择了新闻。正因为这样的选择,才让她拥有了对真实的信仰。

柴静,这不仅是一个懂得用文字书写心声的知性女子。在她的骨子里还有理想、还有热情、还有责任。柴静说,记者不仅是她的职业身份,做新闻更是她的生存方式。由此,我读到了一个真正热爱她所从事的职业的柴静。多年前,她只身去北广求学,带有的只有刚刚够花的钱,面目不清的未来和22岁的年纪,然而,生活必会怜惜那些守护梦想的人,柴静的成功,就是梦想开出的最美的花。



修桥补路 善举第一

安全山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业余爱好者跋山涉水,穿行于北京西山之中,探寻古人行走的道路,发现了数以百公里计的古道遗迹,其中有不少路段保存完好。将这些古道路线连接起来,竟形成了一套盘根错节、密如蛛网的古代京西交通道路体系,人们将其统称为京西古道,将其所蕴涵的文化称之为京西古道文化。这些古道是谁修的?古籍文献记载有限,但古道旁的石碑、刻字却揭示了不少秘密,或者说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者发现,参与修路者中,各界人士都有,而驱动力却大多集结在一点上:以修桥补路为善举。

龙泉镇三家店村内白衣观音庵和妙峰山镇水峪嘴村西牛角岭上,各有一通清同治十年(1872年)“修桥补路碑”,内容基本相同,记载的也是同一件事。碑文起首便道:“盖闻造桥梁以济人渡,修道路以便人行,务民之义,此善举之第一也!况西山一带仰赖乌金(煤)以资生理,而京师炊爨之用犹不可缺。道路忽而梗塞,各行生计攸关。”跟着讲:“兹因上年(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天雨连绵,夏秋之季涧水涨发,将……各处要路冲塌,沿途拦墙倒塌。客商叹息,难以往来;煤驮阻滞,不能运京;工程浩大,不敢擅举;由此首事人等会同众村议,修补费资万数千吊,幸得垫办诸公闻风而尚,不足两月厥工告成,往来通达,人人快意。若非办理秉公,安得众村随愿。于是填写骡驮布施,并募化煤厂铺户以及煤窑众善,鼎力辅助,共襄胜事。”很明显,这次道路大修,没有官府立项拨款,而是民间自发自愿的捐资献力行为;没有专业的施工队伍,而工程质量和效率之高却令人叹为观止。仅仅两个月时间,数十公里的大路便修通了。以山石、灰土筑成的桥梁,历经百余年依然坚固。这样的事例,在京西古道上,随处可见。

自古以来,修桥补路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其最大特点就是具有社会性和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普遍地以修桥补路为善举,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平民自发组织起来的集体行为。组织机构称“修路会”,负责募捐和组织施工,动员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例如军沿(军响至沿河城)古道灵水段,每年维修时,当地村民出工出力,养羊或养猪户出羊出猪,供施工者食用,蔚为风气,约定俗成。

二是庙会组织。例如戒台寺“大悲圣会修路碑”和“修补道路圣会碑”,碑文所记都是庙会组织发起和组织修路之事。妙峰山的进香道也是由民间修路会会员进行维修的。

三是善男信女以修路为行善之行为。例如戒台寺后山极乐洞旁有一方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修路摩崖碑,记有:“重修道路,万古流芳;诸善人等,功德无量。信女:周门周氏、王大姑娘、梁门李氏、洛门唐氏”。“窑罗坨村”的“娼妓桥”,更是由“倾国妓女竞相逐焉,倚丈赶村修”时出资修筑的。

四是僧人募化修路。例如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石佛岭修路摩崖碑记载,明安禅师“叩化四方,贵官长者大发慈悲,以工代赈,救民万生,则功德无量矣。”双石头村“官道碑”记载,一明和尚募银四两买地,修通了经松景庵至柏峪台的路。民国初,戒台寺方丈文和尚向曹汝霖等达官显贵募捐,修缮卢潭、崑戒古道,以工代赈,救济当地因旱灾而出现的灾民。

五是个人修路行为。如斋堂镇桑峪村北山上有一段在山体岩石上开凿出来的路,是该村张丑尹女士捐出300石小米雇请石匠完成的。

修桥补路,不仅需要资金和工匠,有时还涉及占地。例如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修补拓宽峰口庵东西道路时,有白道子村安稳、十字道村韩天培、天桥浮村马姓、喇嘛湖村刘姓人家等捐出自己的地产。

近年来发现,有的老年人上山遛弯,手拿镰刀或小镐,边走边修路。由沿河城向阳口村上“盖不严”的山路,有几位大学毕业后出家的青年僧人,下山时修路,上山时背砖(用于修庙)。京煤集团大台煤矿退休工人王振明,坚持每天自带工具上山修路多年,2011年被评为门头沟区“十大好人”之一,可见是得到了数万名投票者赞赏的。

想到柴静最初做电台主播时总是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火热却又宁谧的冲突,似乎达到上善的境界。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她渴望燃烧自己,求取一份独有的安宁。常看到柴静从现场带来的画面,清新的素颜,利落的短发,却在一开口的瞬间,让人觉得她的眼里,心里都要爆发热量。我敢说,真正的柴静必是热烈的女子,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在发掘真相的时候带着那份不懈的韧劲。

或许是因为站在最前线,感触往往比别人更深刻,如今的柴静显得更加从容、更加淡泊了,但是,她依然是那个在调查、在解读、在对话、在代替并带领我们了解真相的新闻工作者。当不完善的体制和太多的利欲熏心蒙蔽了我们的视听时,该庆幸,我们还有这样踽踽独行之人,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希望还给大家最初的真实。

崔胜楠/文

推荐一本好书

区文化委员会、区图书馆协办